

學 滙

日一十月二十年二十二百九千一

無政府主義之父

——巴枯寧——

大杉榮著
祁伯文譯

社會運動和勞動運動是一道德的運動，故其運動，從事其運動之人，自然受了道德的感化：……（缺一行）……從此意味，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其運動之經歷和其：……（缺）……又如克魯泡特金和魯克劉兄弟那樣，天生的平和自由之無政府者，加入其運動，我以為無足怪了。

然我們，至少也是我自己，祇見無政府主義者，對於他們起了尊敬之念，而無親愛之心，無論如何難得親近，並且同為天成之無政府主義者，即在無政府主義社會，依然是謀叛者似的生面好謀反的，且行事不要拘泥做無拘檢的日常生活的那些個人，我以為是很好的，於是我每想起我們的父巴枯寧的生活，自然欲禁微笑而未嘗。

克翁所謂居盧加魯諾，那已是巴枯寧的晚年了，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德巴糖利，摸克盧依赤前去訪問。

「巴枯寧早晨遲起，非十時，不能到他家去，日已高照，從光明的室外走進來，廊下之室，覺得真正黑暗。向着庭園有一兩扇窗子，室內透有微光，在此半黑之中，我見右隅有極低且大的寢床，巴枯寧還在該處休眠呢。」

某君給我介紹，巴枯寧把兩手向我這邊伸張，喘息不順，披衣起來。

我看了周圍，左於長几，其上積有新聞書籍和其他著作時必要的東西，旁有白木架，積有各種書類，其棚直達天花板，室之正中，有圓桌，其上有茶碗烟草砂糖茶匙等物，凌亂之至，桌旁有幾把椅子。

巴枯寧體大且胖，確是有病的樣子，顏面膨脹，在其青色或灰色之眼下有口袋似的高額足以飾其顏面，顛顛之上，灰色的髮環突立，他時時吸氣，穿衣服之際，用很光

明的眼睛看我，我感其目之所向，但一語未發，我更是難受了，我曾聽過人說巴枯寧以其第一印象而判斷其人，現在他一定是給我相面呢，有時他和某君交換短意見，說得很快，聽不明白，他的牙都沒有了，（長期的獄中生活，得了壞血病，齒牙都落了！）穿靴之時，我見其喘氣，及起亦喘息，顏面腫脹或蒼白色，這樣的徵候，從此後三年他致命的疾病，已然是增進了」（撲克盧依赤的記憶錄）

巴枯寧的終身之友人海爾烟在其「遺稿」中，描其容貌曰：「他的活動，他的怠惰，他的大體格，他的食慾，凡其所備，均比旁人大多的多，他的顏面，有美髯為獅子似的頭，誠巨人之顏也。」

（本節未完）

時間及空間底相對性

石原純著
老梅譯意

五

相對性原理，明白教我們說：「時間和空間有極密接的關係。」

於這原理，已經說過所謂絕對空間和絕對時間全被否定了。一切觀測者對於光速度見為同一的。因之調節時辰鐘而必行同時刻的判斷。這結果於相對的運動二人觀測者，一邊可判斷為同時刻的現象；他一邊的人，不必是同時刻。就是各觀測者，個個自己作固有時間的判斷，不必和別的判斷一致。同時刻判斷如斯相異，自然把空間長短判斷的相異也結果了。譬如我這裏拿個棒，所謂這棒長短幾許的意思，不外乎棒底兩端之點，同時刻存在於空間內的二點間距離；然由相對運動的他人看起來，所謂同時刻判斷若相異，在其人同時刻棒兩端存在的距離，當然和同時棒由我自己所測的，是相異的了。因此棒底長短仍不是絕對能定的，由觀測者而有相異的値。

這事實恰和說明馬開路遜及毛薩底實驗，假定洛連所測地球運動

方向底距離短縮，相當於他由這短縮說別往復于運動方向的光，所費時間，不管有「以太」流也沒有，也不能長的，他所假定的短縮，是由「以太」靜止時觀測者立場說的。依愛因斯坦說，這短縮觀測者，對於地底底觀測者而因為同時刻判斷的相異，是當然的結果。現今這短縮，是於一切物體運動之際，共通表現的。雖然這和由壓力面短縮的時候完全相異，是依種種實驗而確定的，（一〇）是故物體對於觀測者而增速度，漸近於光底速度時，不必是難解的事情吧！這於實質不失原度而因為這樣觀測者底長短相異，所以看起來是這樣的。

（一〇）洛連氏假定絕對靜止的「以太」存在，說明一切光學的及電磁的現象，而引出這長度短縮的假定。是一八九五年，恰當愛因斯坦發表相對性原理的十年前，和洛連氏同時菲衣介拉路也依同假定解明馬開路遜底實驗。「一切物體於運動方向，短縮其長度未，命物運動速度為「未」，光的速度為「水」時，長度的短縮，比例為 $\frac{1}{\sqrt{1-\frac{u^2}{c^2}}}$ 」不用問，這裏物體運動速度是對

於觀測者而為相對的。這比例於物質彈性無關係，又決非時為零，由上式自明。

（二）例如由壓力面縮的玻瑞板，於縮的方向，光學性質相異，所謂複屈折現象因之以起，然而因運動而起短縮底玻瑞板，表出現象來，是由禮來氏及布來斯氏實驗確定的。（本節未完）

東遊雜感

匠心

（七）大阪車中的小學生

黑油油的髮，
覆在額上，

淺紅色的結，
披在肩上；

笑容裏帶着多少的愛，

天真爛漫；

你同我都是人類，

我願和你握手，

齊到光明的路，

你總是歌聲朗朗的沒有理會！

(八) 平安神苑

一片的清池，

別有幽趣，

松聲，詩意，

辨不出是神霧；

杜鵑魂斷，

空留着水上花影。

(九) 古琴

弦外的清聲，

含着多少幽情，

可憐的我，

不是知音，

欲佩你的高技，

只是辜負了一般虛意，

(十) 奈良行

夢裡的想像，

不是這樣，

眼前景色只剩得流水潺潺，

路旁嬌滴滴的花，

被狂風折磨了多少！

山間松柏，

好像沒有理會，

他是數千年傳下的古董，

早受着人們的敬仰。

(十一) 平和博覽會的裸體美人

呀！天上安琪兒，

住在蓬萊仙島裏，

吃些甘露汁，

坐着水晶盃，

純潔的環境使你安慰，

塵宅不染是你的幸福，

黃昏月色，

照澈你冰清的心；

早晨微風，

吹動你淺紅的臉；

伊們都願意同你接吻，

却是高遠不可近，

伊們向你脫帽，

你只額手還答。

☆☆☆☆

大鹽平八郎傳

老梅

大鹽平八郎者，日本大阪人也。生於寬政五年。幼名文之助，亦曰正高，繼改後素，字子起。嘗慕魯仲連之義，號連齋；又易爲中軒，最後乃定稱中齋。

氏幼慧敏。惟性豪暴，輒侮鄰兒；氏祖母憂之，一日，從古物商購得古本大學歸，氏見之，欣然乞教；祖母授以句讀，略上口，氣象漸平。

十三歲，通經史。十五，讀家譜；欲譜祖緒；慨然有志于功名氣節。由是，愛修文武；授槍術於某武士，得秘傳；稱關西第一。

十九，奉職迴役，會捕海賊三十餘人，勇名大著。繼而又折節讀書；遊學東都，居終酒林述齋門下；數年；學文躬行，爲林氏所器重。學成歸。以警世矯俗自許。

有舉工某者，因緣更人，恃其勢，力以重利貸金。貧民每至傾家產，鬻妻兒，不足以償，氏聞之，大憤！託人假其百金，封置架上，逾期久不還。某催促甚急，氏曰：『可矣！』呼某至庭內，以封金附利，並投某前，厲聲言曰：『汝平日恃吏威，貪高利，苦貧民，厥罪不可恕！今以此金易汝首！且受天誅！』即揮刀起。某伏首泣，謝罪，乃縱之去。某由是改行。氏時年二十三歲，行頗類任俠云。

嗣爲府吏，有果決清廉目。見知于詩人賴山陽，互有唱酬。然氏終不以吏爲事。間讀呂坤呻吟語，如有所覺，追討呂學源，出姚江，乃矢志於王學。

二十五歲，設教於餘廳中，來學者甚衆。又赴各地講演。僕馬道遠，遠近仰望丰采，論者謂爲洗心洞之蘆庵。

洗心洞者，氏私立學塾也。中分三塾：故塾，爲講堂；中

塾，氏自居之；新塾，兼習文武，較寬闊，塾中藏書極富，經，史，子，集，洋書，無不備。設七誓約東門下。弟子知名者，四五十人。天保八年，氏四十五歲矣。正月，集生徒于洗心洞；講大學治國平天下章——有感于時政，激昂慷慨，聲色俱厲；門人莫敢仰視。

是時，年荒米貴，餓殍滿城郭；氏惻然念之。建議歸部山城守吏，請發倉廩，不許，乃親往說豪富鴻池善右衛門，借全救災。善右衛門應之，越日，約三井平野等二十餘家富戶，以氏策畫告之，經氏贊同……惟米商平右衛門獨持異議，乃公決具狀陳訴于守吏，守吏亦曰：『平八會再三爲俄民請賑，因倉廩有匱乏之虞，斥之，今又急說市民借金，供其施與，是欲沽名聲耳；若無府令借金平八者，日後必處以嚴刑，』諸富家後令，惶恐失措；乃連署作書送氏，謝絕所請。氏得書，警且憤，擲之於地曰：『奴輩賣我至此耶！我當犧牲一身，以拯衆民。』乃與諸弟子議，盡鬻所藏書，得千餘金；分施萬戶，戶一朱！朱值三百五六十文！能易白米二升；窮民大喜。

守吏妄之，肆行干涉，氏益不平；乃決計革命；密刻檄文，飛告各地，略云：『平八告汝窮民，平八將致天誅于污吏奸商，以救汝窮民；十八日曙府下起火，即采來金錢粟米，任汝拾取；汝莫失其期。他日極爾平八爲何？』

時，二月十七日也。十九日早，氏糾合同志數十人，於洗心洞，張黃誓師，命大井正一郎殺不用命之愛徒宇津木敬治，壯士鼓舞齊發；先焚本邸，以示決心，次炮擊建國寺，放火矢燒燬鴻池三井富商家，散粟米道塗，恣人收取。不期而會者，八百餘勇士，加入義軍。救

民驚駭，浴血於炮火中者三晝夜。勳兵十數藩。卒以乘毒不敵，借八
十人退。氏嘆曰：「吾之不得山城守吏也！」雖然，使窮民少得所，
富商少知警悟，已足矣（？）何死戰爲！」遂遣散其衆。酒乘小船逃
去，不知所終……

論曰：古今真爲救民起兵者只大鹽氏一人而已，湯武有遜色焉。
世人乃以與草寇並稱，妄哉！吾聞有人云：氏刻檄文，橫斷三行，使
文意不明，亦云密矣；而猶爲同盟者洩其謀，事幾敗於隱發，人心難
測，舉事者，可不慎歟！至於他功雖不成，其所全活者已衆，嗟念今
之人，漸死於饑寒，且有甚於日本保國者，世有大鹽其人乎？予樂
從而後也！

罪案

(續)

(老梅)

兩袖清風——要銀錢做甚麼？

我與仲伙胡子毅三人，共隨老父東行，由潼關渡河，到家。一路
上也沒有特別可記的事，惟在黃河渡口，怒責釐局檢查員云：「不
是甚麼人都要搜麼！」這話實在沒有理由，但那檢查行李的，好像受
了催眠術暗示一般，便放我們過來。那時子毅稍形惶恐，我也莫名其妙。
及到度鄉宿子毅家，他才說箱裏有些黑貨。仲伙很不以爲然，目的
解勸了一番，並云：「在長安時，曾因吾黨經濟不足，想起那論日，
不論手段話來，打算販賣烟土，玉青也有此意，我却爲「名譽」兩字東
縛住，不肯做，今天無意中倒做到了。」因子毅也是同志，素日注重
經濟活動，曾在河東創辦織布廠，一來爲的是容納同志在內，二來爲
賺些錢好作事。這目的沒達到，所以乘我在長安，販了一次白合，換
了一些黑貨，雖然發不了大財，總有點賺頭，比到我兩袖清風的歸來
，強的多了，却說這「兩袖清風」，本是同志開玩笑的話，因爲我起

身時，盤費幾不足，全仗仲伙作了三月英文教習，剩餘幾個錢，才走
脫。所以他們笑我是「清官去任」，論起我在長安，住的房子，每月
房錢，不過銅錢兩串，尙不到兩元錢，好似白住人家房子一般，又不
是米珠薪貴，「長安居大不易」，傍人都說我每月百金，必富餘好些
錢，又沒給家裏寄錢，怎麼一貧此呢？我原沒計算，一日同玉青說起
此事，忙道：「把每月兩千斤饅饅忘了麼？把給某某同志接濟的錢忘
了麼？」是的，我在長安，有窮孟嘗君的外號，座上客常滿的。至於
接濟東京住的同志，也有兩三次，這全不在話下。却說到家，見了母
親，自然歡喜，我笑說了一句：「莫給你老人家，帶回些銀錢來。」老
母道：「只要我娃你好好的就是了，要銀錢做甚麼。」真的，老母只
痛他的孩兒！一切都不在心裏，每一念及，泫然淚下。

特 載

陝西靖國軍革命戰記

(續)

屈古愚著

北軍總攻擊之東路

(續)

(五)與市鎮方面。與市鎮爲第五路李某，與第四路康振邦，新經
國等合守。陳軍初至，即由四面包圍，隔絕內外交通。康等相機防禦
，築四城外以矮牆，牆下掘溝，縱橫交錯。軍士或伏溝內，或出溝中
，甚便。故郭麟等部，雖迭爲猛烈之攻擊，訖不可如何。及施家坡城破
，郭傑開劉法其善營之。康覺亦由內向外穿連截防，不得逞。團月餘
，城內食物漸告缺乏，燃料幾盡。一日某商家藏羊油數萬斤，爲軍士
發見，防夜類之。二月某日，高陵方由白南來，楊忠及盧部亦至米原
，遂決定分騎兵擁護，以步兵直攻郭傑後，圍解。

北軍總攻擊中之三原

陝西靖國軍藥彈缺乏，良將彭容，不競之勢，早為北京政府慮。故當南北停戰，和會成組，段派猶堅持陝西應列動匪區域之說。其後雖因各方爭執，取消前議。而畫界委員，遲遲其行，東西進攻，實欲一鼓摧滅無餘也。臘正抵秦抄，八百萬陝民，固日在槍麻彈雨中討生活。三原為靖國軍根據地，異常空虛。于右任除令鄉人補掘壕溝外，惟日以兩電分馳滬上，說明北軍違令開戰，並懇賊逃陷，與乾被圍情形，請援。時錢能訓正組北閣，理辯不效，繼以詆罵，至云：「日照潼關，遂送出口活不死之名臣，民國非法之總理。陝人固待爾不薄也。」云云（辛亥陝起革命軍，適錢以藩司護撫印，清官死者甚多，錢獨免，故於電及之）讀者快其文，中情固萬狀焦急也。茲附當時重要函電如次：

(一)于右任致南北代表書

少川桂辛兩總代表鈞鑒：和議頻危，國人失望。瞻念前途，曷勝浩歎！閱京報（三月二日）載北京二月廿七日覆朱總代表電如下：『陝事自元日將五條辦法電令飭遵至中央未嘗詰難也』等語。據以實事，其何能誣。交省西乾鳳，省東蒲富臨渭前方各北軍一電之發，頃刻可達，豈待五日？何得借當日南北停戰之事，以為之證耶？即五日未能週知，試問元日去江日二十餘日矣其宜周知固也。何以尙須江日之停戰命令，則二十餘日之仍未停戰不言可知。今日為三月十日，其去江日又七日矣，而乾鳳圍急，與市被攻，紅崖渡今午又向我攻擊。頃得省中確實消息，陳氏六七日已電飭前敵軍隊查照中央江日停戰命令遵即停戰。並已通電各省。而六日午夜又電飭張金印激勵將士，趕掘地道，以期轟克乾城。七日，熟又派機務局於煤炸術之劉某，携帶地雷，黃色炸藥，並濟電機等前往乾縣助攻。則陳氏迄無停戰誠意可知。且不惟陳氏已也，北京又發給陳氏七九六五拾彈各三十萬粒，五生七

七生五及七生六砲彈各一千五百枚，已運至觀音堂云云。由以上各節觀之，北京與陳氏，對於陝西實有所不甘心之處，必千方百計延延掩飾，以殺盡此六七萬義軍然後快，非必北京之令出不行，亦非陳氏之抗命不遵也。今北方代表全體辭職，既經總統慰留矣。南方代表要求臨時答覆，又已不得要領，和議前途，如何，尙不可知。如和會而存也，務望雙方代表速電北京，嚴詞阻止觀音堂之大批軍火運入陝境如。果和議決裂，戰禍重開，孰為戎首，責有攸歸。則陝西靖國軍雖覆亡之日，猶存在之年也。此肅，即頌議安！弟子右任啓，三月十一日。

(二)于右任十五日通電

各報館轉南北各代表，及各團體諸先生鈞鑒。陝亂蒙念，涕泣以謝。頃閱上海某西報，竟有謂本部出兵攻省城者。試問處四面重兵包圍之中，從何處出兵攻人？又有謂一隅戰事，不必牽動和議者。試思陝為腹地，六七百里間居民，日在槍林彈雨之中，即論人道，已應拯救，况北京宣言實行停戰，而在北殺人，在南欺人，誠意謀和，有如是乎？至近日戰事謠傳實情報告如次。右任倘諍辭欺世，希圖妨害和平，他日組織法庭，戮謝國人可也。(一)東戰場之情形，除張錫元一旅正式函知奉令停戰外(彼担在交口相橋方面)陳部劉世璠包圍(與市)已久，日用大砲轟擊。姜某攻擊(關山)，近復增兵。(二)西戰場之情形。(乾縣)被圍月餘，陳氏因地面戰爭不能得手，遂變而為地下戰爭。拉居民掘鑿隧道，以備轟城，致死於黃泉者無算。並將附近數百里間民家麻袋全行搜去，裝土作學以便射擊。又強拉民夫數千驅使填戰壕，致死者不計其數。(岐山)本月十號已為奉軍攻下。蠶子陳森淫據掠，慘難言狀。停戰之賜，有如是者，鳳翔被劉管甘率各軍圍攻，我軍屢函告急，恐變即在此數日間。聞葉某已脫圍北走，未知現在何處。

兵士們還不醒嗎？

(續)

李得勝通

革命爲誰位，雖然鬧得天翻地覆難道說，沒有你我弟兄的飯吃嗎？況且革命是革國字的命，革法律的命，革官宦的命，革貴人的命，革財主家的命，不是對着當百姓的革命，當弟兄的革命，當貧人的命，我們父母，奪我們的妻子搶我們的東西，我們何苦與他們爲仇呢，倘若革命當成了功，我們不但從此以後，永不愁吃愁穿，還能夠太太平平兩兩圓圓的過日子；凡世上底人，不管他是誰，許了這個時候，都和我們平等，比現在大不相同，你說好不好呢？前幾天我有個親親新從哈爾濱來，他說俄國的過激黨，(中俄國叫廣義黨，日本人想這廣義黨，把他叫做過激黨)在莊稼人和工人和兵伴們結成了做個團體，革那做官命，當財主的命，是平民的革命，人把他叫做俄國式的革命；我們中國這幾年的革命黨，是當軍官的讀書的和政客們結成了一個團體，革那做官上的命，做總理的命，是偉人的革命，人把他叫做法國式的革命；法國式的革命，是講究愛國；俄國式的革命，是講究愛人；法國式的革命，是爲這個國字，可以死多少；俄國式的革命，是爲這個人字，不要那一切的；法國式的革命，是把國王的權力移到國會；俄國式的革命，是不承認國會代表人民；法國式的革命，是把國會與人民，當做一事；俄國式的革命，只把國會與人民。石成兩事；法國式革命，說國會是人民，人民是國會；俄國式的革命，說國會是國會，人民是人民，法國式的革命，是國會製造法律，拿這個管轄人民；俄國式的革命，是人民各自耕織，拿這個管活老幼；法國式的革命，是人在人上，人管人；俄國式的革命，是人與人等，自管自；法國式的革命，是承認地土房子，和一切財寶，爲各人的東西，不單許大眾使用；俄國式的革命，是承認地土房子，和一切財寶，爲

衆人的東西，準許各人使用；法國式的革命，是分人民爲讀書的，做官的，做買賣的當議員的當律師的，當醫生的做莊稼的做工的；俄國式革命，是分人民爲做莊稼的，作工的。(未完)

蘭生著

民胞仁愛編

第六章婦女之衛生

(續)

治療方法 凡病症已成，自當按方療治，求效於藥；且有兼他症發現者，尤當分別診察，不可冒昧，如先事預防，務必小腹束棉布，以保子宮之溫暖，即夏日亦當束以紗綢，行經期內，謹避風寒，勿飲食涼冷之品，便可免疾，至於鬱想情慾各事，能戒與否，則在乎其人矣。簡單之施治，每月應服輕淡之劑劑一二次，最爲相宜。如偶然子宮流血時，可用了葛丁或衣託那司其事，再加以熱水，注入射洗。

第七章 老年時代

凡人老年時期，大概五十以上至六十歲，更進六十以至百歲，皆稱之爲老年；然由各人之稟賦不同，所經之境界，以及生活之狀況，疾病憂患之有無輕重，則各有異，而其普通之狀態。與衛生之方法，可得而概括言之。

衰弱狀態 髮鬚色變白，乾脆不易整理；皮膚皺縮，色如凍梨；牙齒搖脫落，聲響笨重；氣喘咳嗽而多痰；睡眠沾連，目光昏昏；記憶力不強，言語因之顛倒。以上各論，俱足以證明老年衰弱之狀態。茲分別示其成因如下：(一)髮鬚變白，是由於血氣清枯，猶木葉之黃凋也。(二)皮膚皺縮是由於組織已舊，猶樹老之紋裂也。(三)牙齒搖落，乃精髓將竭，食物必難消化。(四)舉動笨重，乃骨無膝實，連動不能靈活。(五)喘咳痰涕，皆由於肺之容量力減少。(六)目昏健忘，又屬腦神經衰弱。有一於此，苦人者，即已老矣。

飲食 老人因齒牙搖落，故消化機關，缺咀嚼一部，僅恃內臟之運動而已，一切難於咀嚼之食品，即不適用，而內臟因血氣衰弱，非比少壯之年，消化力強，是以易消化者，亦不可用。肉品食物，只可為糜為湯，聚其精華，棄其糟粕；粘膩之物，有碍消化者，亦不宜多食。所以老人食料，大抵取於豆腐牛乳雞卵之類。糖可類食，以其有益脾胃，並可補助內骨內膠質之缺點耳。茶不可多飲，因其破陰；酒不可多飲，有損神經。此兩種液體飲料，比與奮之劑，儘可戒之！

衣服 老人體溫減少，骨質發硬，衣料宜柔軟輕暖；若當夏日，不宜裸體，因其毛孔粗大，風寒易侵，養老者，均當注意焉。

運動 年老力衰，往往憚於運動，亦非衛生之道。當於每日清晨，扶杖散步，呼吸空氣；飯後散步階前，以助消化。古人含飴弄孫，庭柯怡顏；過鄰家而閉話，課僮僕以農圃。可見老年人如斯運動也可，不必加入遊戲場中，神學少年也。

休息 老人精氣日就衰頹，心血虛虧，睡眠時間不能過長，普通以六七點鐘為準；亦有四五點鐘者，是因各人之身體關係也。但有鴉片嗜好，不能以此例之。所居房屋，自以清靜寬敞為宜。庶免煩囂鬱悶；公共處所，慎勿涉入，宴會遊覽，亦勿流連，倘休息不足，何以保持精神血氣哉！

清潔 人當老年時代，最難清潔，一切需人扶持照顧。衣服宜勤洗滌，寢睡時加掃除；此外沐浴，須用熱水，免受風寒，尤當注意者也。

第八章 結論

綜觀以上各章，凡人衛生應有之事，已為詳備；所舉方法，又皆簡而易行。文明家庭，倘各置一編，可當講究衛生之鑰鍵，如以為未能精密，則衛生之典籍尙夥，無難旁徵博考，增補脫漏；編者之幸，

亦國民同胞之幸也。或問是編分章，何以將小兒之養育，不併於幼穉時代？婦女之衛生，何僅詳於壯年時期，不言老幼？老年時代，對於衰弱補救方法，無所發明，豈非著述之缺點乎？善哉是問！是以或編之結論矣。蓋小兒初生，啼哭暗視，飲食睡眠，一切均係天然，非能自注意也，至於疾病發生，其痛苦口不能言，亦莫能自知其所以然，總而言之，僅其感覺而已。固與己有意識之童孩，迥不相同，故不能相提並及。婦女之衛生，惟胎產得殊而重要。且多在壯年時代。老婦認子，幼女感孕，間或有之，乃為變例，故亦從略。老年衰弱，本人生之恒理，亦有棟丹服氣，迷信神仙之說，採補奪舍，盡感妄誕之言，大抵自尋苦惱，反促壽命，是皆未聞君子之大道，不明生理之真諦者也。茲於編末，揭示大旨，當代學者，或不以紙繆見費矣！

(全編完)

小通信

疑九：通信地址何處？前去信得否？畢觀給我的信始終未得，郵局作祟耶？向晨，凌霜，未晤。德榮出獄後，亦未晤。我的通信處是北京平民大學。盼賜信：

盜耶

畢觀：『國風』係梅九送你們閱的。你給我通信，可交北京實話社即妥。

狂濤

常思：愛世語教本，我沒有。何不到本京世界語學會一學？

梅九

同志們：我已於昨日返京，所有要和我接洽的事，請來本館一談。

逸民